

契诃夫小说全集

А Н Т О Н

П А В Л О В И Ч

Ч Е Х О В



契诃夫小说全集

А Н Т О Н

П А В Л О В И Ч

Ч Е Х О В

汝 龙译

4

目 次

目 次

一八八五年

淹死的人 一场小戏	2
闲人	8
家长	15
村长 一场小戏	21
死尸	29
妇女的幸运	36
厨娘出嫁	42
墙	49
福利演出场散戏以后 一场小戏	53
临近结婚季节 摘自一个媒人的笔记簿	61
普通教育 牙医学的最新结论	63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69
两个记者 一个未必可靠的故事	75
变态心理 一场小戏	81
在异乡	88

目 次

雄火鸡 一场小误会	95
睡意蒙眬	101
治疗酒狂症的单方	107
低音提琴和长笛 一场小戏	115
有意结婚者指南 密件	122
尼诺琪卡 爱情故事	128
贵重的狗	135
作家	139
钢琴乐师	145
过火	153
失业	159
十年或十五年以后的婚姻	166
老年	171
哀伤	178
唉,公众啊!	186
孺头 一场小戏	191
纯朴无瑕 故事	201
纸包不住火	
209 愤世嫉俗者	215
MARI D'ELLE	221
长沙发底下的剧团经理 后台的故事	229
梦景 圣诞节故事	234
惊叹号 圣诞节故事	242

目 次

镜子.....	249
---------	-----

一八八六年

新年的大苦大难.....	257
艺术.....	262
墓园之夜 圣诞节故事	270
功败垂成.....	275
初出茅庐 故事	278
孩子们.....	287
发现.....	295
苦恼.....	301
审判前夜 被告的故事	309
风波.....	317
醉汉同清醒的魔鬼的谈话.....	328
演员之死.....	332
安灵祭.....	342
愚蠢的法国人.....	350
安纽达.....	355
祸福无常 谢肉节的布道题材.....	361
大人物.....	363
伊凡·玛特威伊奇.....	368
巫婆.....	376
毒.....	393
没有结局的故事 一场小戏	401

目 次

捉弄.....	413
阿加菲雅.....	419
我同邮政局长的谈话.....	434
狼.....	439
到巴黎去！.....	449
在春天.....	457
公文成堆 档案调查	464
恶梦.....	468
在河上 春季小景	486
格利沙.....	495
爱情.....	500
 题解	 508

一八八五年

淹死的人

一场小戏

这儿有条通航的大河，堤岸上很乱，这在夏季的中午是常见的。有些小船正忙于装货和卸货。人们的咒骂声和轮船的放汽声不停地响着。

“特儿利，……特儿利，……”起重机的滑车不住地哀叫。

空中弥漫着干鱼和焦油的气味。……“谢尔科彼尔”轮船公司的职员在河岸上坐着，等候发货的商人，不料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脸容极其憔悴而浮肿，穿着破旧的上衣和打过补丁的花条裤子。他头上戴着褪色的帽子，帽檐有点脱落，原先安帽章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个圆斑。他的领结从衣领上滑下来，游移不定地停在脖子上。……

“商人先生 vivat !”这个人用沙哑的声音说，把手举到帽檐上敬礼。“Жизло ! 您，老板，想看一下淹死的人吗？”

这个名字可意译为“拙劣作家”。

拉丁语：万岁。

塞尔维亚语：敬礼。

“哪儿有淹死的人？”职员问。

“实际上淹死的人并不存在，不过我可以给您表演一下。我往水里一跳，您面前就出现一个落水的人失足淹死的情景！这个画面与其说可悲，不如说含有喜剧的性质，因而大有讽刺的味道呢。……请您允许我，商人先生，表演一下！”

“我不是商人。”

“对不起。……Mille Pardons。……如今商人也穿普通的便服，因而连挪亚都分不清洁净的和不清净的了。不过既然您是知识分子，那就更好。……我们就可以互相了解了。……我也出身贵族。……我是个尉官的儿子，先前经人举荐，做过十四品文官。……好吧，my lord，一个表演艺术家愿意为您出力。……我纵身往水里一跳，您面前就出现一幅画面了。”

“用不着，谢谢您。……”

“如果有物质方面的考虑在惊扰您，那么我要赶紧让您放心。……我向您收的费用不贵。……穿着皮靴淹死，是两卢布，而不穿皮靴，只要一卢布就成。……”

“可是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呢？”

“因为皮靴是人的装束最贵重的部分，要把皮靴晾干非常

法语：十分抱歉。

按照基督教传说，神吩咐挪亚在洪水泛滥时期登上方舟避难时“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上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见《旧约·创世记》。

帝俄时代品级最低的文官。

英语：我的先生。

困难。Ergo，您允许我有个赚钱的机会吗？”

“不，我不是商人，我不喜欢这种强烈的刺激。……”

“嗯。……依我看来，您大概还不了解这件事的实质。……您认为我会给您表演一种粗野鄙俗的场面，其实我的表演除了幽默讽刺以外，什么也不会有。……您不过添一次微笑的机会罢了。……要知道，看别人穿着衣服游水，在波浪里挣扎，那是很逗笑的。再者……您也就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

“不过，您与其扮演淹死的人，不如干正事的好。”

“正事。……什么正事呢？好差事，人家不会给我做，因为我有饮酒的嗜好，再者，要谋到那种差事，非有人奔走说情不可，先生。至于普通的粗活，我尊贵的身分又不容许我承担。”

“您不要去管您尊贵的身分吧。”

“怎么叫不要去管呢？”那个人问，骄傲地昂起头，微笑着。“如果一只鸟了解自己是鸟，那么一个高贵的人怎能不了解自己的身分呢？我虽然穷，穿得破烂，成了乞丐，然而我是骄傲的。……我为我的血统骄傲！”

“然而这种骄傲并没有妨碍您穿着衣服下水。……”

“我很惭愧！您的话里含有一部分沉痛的真理。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您是个有教养的人！不过，您向罪人扔石头以前，先要听听他讲的话。……不错，我们这类人确实有许多忘记自己的尊严，容许那些无知无识的商人往他们头上涂芥末酱，或者在澡堂里把自己周身涂上煤烟，扮演魔鬼，或者穿上女

人衣服，干出不体面的事，可是我……我决不干这种事！不管商人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容许人家往我头上涂芥末酱和别的哪怕是上流的东西。至于扮演淹死的人，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丢脸的地方。……水固然是湿的，然而干干净净。在水里游来游去不会沾上一身脏，而且正好相反，倒越发干净了。连医学也不反对这样做。……可是，如果您不同意，那我可以减价。……好吧，我穿着皮靴，只收一卢布就是。……”

“不，用不着。……”

“那是为什么，先生？”

“用不着，就是这么回事。……”

“您该看看我怎样呛水。……这条河，上上下下，再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善于表演淹死。……如果医师先生们亲眼看见我怎样表演死人，他们就会推崇我。……好吧，我只收您六十戈比就是！俗语说得好：开张贵于金钱。……换了别人，就是给我三卢布，我也不干，可我从您的脸容看出来您是位好先生。……对有学问的人，我收费便宜点。……”

“请您别缠住我！”

“遵命！……这随您的便吧，只是您不该不同意。……下一次您就是肯出十卢布，也找不着人来表演淹死了。……”

那个人在岸坡上找了个比职员坐的位置高一点的地方坐下，大声喘着气，开始在口袋里翻寻什么东西。……

“嗯，……见鬼，……”他嘟哝说。……“我的烟到哪儿去了？大概我把它忘在码头上了。……刚才我同一个军官谈政治，争吵起来，在火头上把我的烟盒不知塞到哪儿去了。……目前英国政府正改组。……那些人也真是怪！对不起，先

生，您给我一支烟吧！”

职员递给那个人一支烟。这时候，职员等待的发货商人在岸上出现了。这个人就跳起来，把那支烟藏在袖子里，一只手举到帽檐上行礼。

“Vivat，老板！”他声音沙哑地说。“ЖЕ ИБЛО！”

“啊啊，……是您呀！”职员对商人说。“您叫人等那么久！您不在这儿，这家伙把我折磨得好苦！他硬要我看他的表演！他要我出六十戈比看他表演淹死的人。……”

“六十戈比？哼，老兄，你也太贪心了，”商人说。“至多值二十五戈比。昨天有三十个人在河里给我们表演船舶遇难，一共才要五卢布，可是你，……你呀！要六十戈比！这么办，给你三十戈比！”

那个人鼓起腮帮子，鄙夷地冷笑。

“三十戈比。……如今一棵白菜也要值这点钱，您却要看淹死的人。……这也太过分了。……”

“好，那就算了。……我没有工夫跟你讲价钱。……”

“那就这么办吧，好歹也算是开个张。……只是您不要对别的商人说我要价这么便宜。”

那个人就脱掉皮靴，皱起眉头，扬起下巴，往河水那边走去，笨拙地纵身一跃。……跟着就响起了沉重的身体落进水里的响声。……那个人浮在水面上，可笑地挥动胳膊，摆动两条腿，脸上极力做出害怕的样子。……可是害怕的样子没有做成，却露出了冷得发颤的样子。……

“快淹死！淹死！”商人叫道。“别再游泳，淹死吧！……”

那个人眯巴着眼睛，张开两条胳膊，连头一齐钻进水里去了！整个表演也就到此结束。那个人“淹死”以后，从河水里爬出来，收到三十戈比，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地抖，顺着河岸继续走他的路。

闲 人

阿历克塞·费多罗维奇·沃斯美尔金领着硕士，也就是到他家来做客的弟弟，走遍他的庄园，让他的弟弟看一看他的家业。这两个人刚刚吃过早饭，略微带点酒意。

“这个，我的兄弟，是铁作坊，……”沃斯美尔金解释说。“在这个架子上给马钉马掌。……还有这个地方，我的兄弟，是澡堂。……澡堂里放着一张长沙发，那底下有些雌火鸡扣在粗罗里，在孵小鸡。……我一瞧见这张长沙发，马上就会想起许许多多快活事。……这个澡堂只到冬天才烧热。……兄弟，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东西！只有俄国人才发明这样的澡堂！只要在上铺躺一个钟头，那种舒服劲儿就比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一百年享受到的还要多。……你躺在那儿就象在地狱的大火里一样，同时阿芙多嘉拿着桦条帚不住地拍打你，……劈啪，……劈啪。……过一忽儿你就起来，喝点凉的克瓦斯，于是又劈啪，……劈啪。……后来你从上边爬下来，全身发红，象个恶魔。……喏，这儿是下房。……我那

蒸汽浴的用具，拍打身体借以发汗。

俄国的一种清凉饮料。

些雇工就住在这儿。……进去看一下好吗？”

地主和硕士弯下腰走进一间破屋，房架歪歪斜斜，四壁没有粉刷过，房顶向下塌陷，窗子破碎。他们一走进去，就闻到热汤的气味。下房里的人正在吃饭。……农民和农妇围着长方形的桌子坐着，用大汤匙舀豌豆粥吃。他们见到两位老爷，就停住咀嚼，站起来。

“这就是他们，我的佣人，……”沃斯美尔金对吃饭的人扫了一眼，开口说。“面包和盐，伙计们！”

他们纷纷答话，声音嘈杂。

“这就是他们！这就是俄罗斯，我的兄弟！真正的俄罗斯！最优秀的民族！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那些德国或者法国畜生，求主饶恕我这么说，哪能跟他们比？跟我们的民族相比，一切民族都是蠢猪，虫豸！”

“得了，别这么说，……”硕士含糊地说着，点起雪茄烟，想使空气干净一点。“各民族都有各自过去的历史，……都有各自的未来。……”

“你是西欧派！难道你了解我们的民族吗？令人遗憾的正是这一点：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外国那一套倒都研究透了，本国的情形却不想知道！你们看不起它，疏远它！我读

俄罗斯的民间问候词，意为“愿你们加餐”。

当时俄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主张俄国按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其对立面的斯拉夫派，主张俄国有独特的发展道路，其代表人物多为旧贵族。本文的地主显然以斯拉夫派自居。

过一篇文章，我同意作者的观点：知识分子已经腐败，如果还能在什么人身上找到理想的话，也只能在他们身上，在这些懒汉身上找到。……比方就拿菲尔卡来说吧。……”

沃斯美尔金走到牧人菲尔卡跟前，摇了摇他的肩膀。菲尔卡笑了笑，发出“啍啍”的声音。……

“比方就拿这个菲尔卡来说。……喂，傻瓜，你笑什么？我是认真说话，你却笑。……比方就拿这个蠢货来说。……你看一看，硕士！这两个肩膀有多宽！这个大胸脯活象一头象！这个身子你推都推不动，该死的！他身上包藏着多少精神力量！包藏着多少精神力量啊！这种力量抵得上你们十个知识分子。……你要敢冲敢闯，菲尔卡！要头脑清醒！打定了主意就寸步不让！抓住了不放！要是有人对你说了什么话，引你走上邪路，那你就啐口唾沫，不要听他的。……你比他们有力量，比他们高明！我们得学你的榜样！”

“我们仁慈的老爷！”稳重的马车夫安契普睨着眼睛说。“难道他能领会这些吗？难道他能明白老爷的恩情？你，笨蛋，应当跪下，吻他老人家的手才是。……我们仁慈的老爷！象菲尔卡这样的人简直坏透了，您尚且饶恕他；那末，要是个人不灌酒，不胡闹，他可就不是在地上过日子，而是进天堂了，……求上帝保佑人人都能这样才好。……您又有赏又有罚。”

“你听！这话一针见血！他是森林的长老！听明白了吗，

引自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句：“这森林的长老（指一棵老树）活得比我这无人关怀的一生长久，比我的祖先还要活得长久。”——俄文本编者注

硕士？‘又有赏又有罚。……’话虽简单，思想却正确！……我佩服，兄弟！你相信不？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向他们学习呀！”

“这话说得实在，……”安契普说。

“什么话实在？”

“关于学习呗，老爷。……”

“什么学习？你胡说些什么？”

“我讲的就是您的话，……关于学习。……您就因为什么学问都懂，才是老爷。……我们都是睁眼睛！我们瞧见一块招牌上写着字，可那都是什么字，那些字都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懂。……我们多半得靠鼻子去闻，才能明白。……要是那儿有白酒的味道，那儿就是酒店，要是焦油的味道呢，就是杂货铺了……”

“硕士，如何？你说怎么样？什么样的人民？不管他说什么，总是含有深意；不管说句什么话，都是深刻的真理！安契普的头脑，兄弟，是真理之家！你再看看杜尼雅霞！杜尼雅霞，到这儿来！”

喂牲口的女工杜尼雅霞，脸上有雀斑，生着狮子鼻，这时候羞羞答答，手指甲在桌子上抠抠挖挖。

“杜尼雅霞，我叫你过来！傻娘们儿，你害什么臊？我们又不会吃掉你！”

杜尼雅霞就从桌边走过来，在东家面前站住。

“你看她怎么样？浑身是力量！你在那边，在彼得堡，见

即上文阿芙多嘉的爱称。